

县城记忆



刘玉堂文集

中篇小说珍藏版

黄河出版社

刘玉堂文集

县城意识

中篇小说珍藏版

黄河出版社

封面题字 刘玉堂
责任编辑 卢建明 吴四清
封面设计 张宪峰
监 制 陈西顺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县城意识/刘玉堂著. —济南:黄河出版社, 2007. 4
(刘玉堂文集)
ISBN 978 - 7 - 80152 - 803 - 2

I. 县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9379 号

丛书名 刘玉堂文集
书 名 县城意识
作 者 刘玉堂
出 版 黄河出版社
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
(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)
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规 格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本
10.25 印张 292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 册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152 - 803 - 2/I · 179
定 价 20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
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)



刘永隆

忙得要命，往之是平到腊月二十九，吃了鞭子

再下手，这地一分，怎么就找不着活平了呢？

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过去的日子。刘富裕说：“简直是在回头路啊，毛主席要是还活着，不鞭这些犊子儿的梁。”

业余诗人刘丕华就说：“社会主义三十年，一祖分了集体的田，强割命令一刀切，全然不顾三中全会。”

有人问：“‘三中全会’是啥？咱不懂！”

刘丕华说：“‘三中全会’当然就是三中全会了，为了押韵，我才说了一个字。”

有人就反驳他：“冷嘲热讽儿呢，党外生产责任制就是三中全会的精神，怎么是‘全然不顾三中全会’呢？”

还有的人说：“咱沂蒙山人就是贱呢：你让

作者手迹



▲ 1976年初秋的一天，余在部队办公大楼后面的山上独坐，回到机关便接到了去唐山震区采访的通知……



▲ 80年代初参加笔会的作家时兴戴工人帽，余也买了顶。



◀ 1992年参加临沭笔会，在工厂参观。



▶ 2006年参加山东文艺家代表团在沂蒙山采风。



▶ 对面就是哈萨克斯坦。
2006年在伊犁河，

哭了 笑了

(代序)

我出过一点书，成套着出，这是第三套。

前两套，一是九十年代初，山东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的《玉堂文展》，二是九十年代末作家出版社出的《刘玉堂新乡土小说精选》，这个文集算第三套，算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一点收获吧。

自己的文集自己编，比较能够心里有数，比较挑剔，也会比较仔细。比方所选作品肯定都是我最满意的，在浏览和编辑它们的时候，那些依然打动我，看着看着让我笑了、哭了或沉思上一会儿的篇什，我都保留了。我还经常不顾浅薄地为自己所感动，我怎么这么会写呢，真是太有才了！若现在再让我写同类题材的东西，我写不出来了，又不免生出些人之将老的伤感。

能够看出我写作轨迹与变化的作品，比方先前有几个中篇，后来又将其扩充成长篇了，现在再读的时候就有重复之嫌，自然不会再选。

我有意识地多选了一些部队题材的中短篇，当然也都是我喜欢的。熟悉我作品的的朋友，一般会提及“钓鱼台系列”，提《自家人》，提《尴尬大全》，但我却对《都不是

县城意识

哭了笑了（代序）

什么好东西》、《那年冬天在岛上》等情有独钟。它记载与再现了我的一段青春时光，一份直接或间接的情感记忆与感受，一些写作时的场景与心态，读着它们也会令我生出些笑了、哭了的感叹与感慨，还会让我稍感安慰：我曾经比较刻苦地努力过！

近年，我的随笔及小品渐多，故选这个随笔集的时候就有一种“手中有粮、心里不慌”的农民式的宽裕与从容；编这套文集，也令我生出一点丰收在望的农民式的喜悦——我喜欢这种感觉。

出版者将其定位为“一套让人快乐和沉思的书”，我同意。亚里士多德说：“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快乐。使得生命的快乐途径有两条：发现使得你快乐的时光，增加它；发现使得你不快乐的时光，减少它。”当下的人们特别我们小人物确实也需要快乐，需要一点幸福感，希望这套书能为读者朋友增加些许快乐的时光。

一味的快乐，一味的温暖，又容易给人以不深刻之感。我却觉得有些篇什则太过于“寓教于乐”。当然这个“教”不单单是道德的说教，它更多的还应该是真、善、美，美有时比意义更重要。有评论家说我“是个温情主义者，其讽刺和批判也总是化为趣味与意味的方式。”我认可。

有一位先前对我的作品并不熟悉的朋友，最近读了《乡村温柔》之后说是，因为没有农村生活特别是沂蒙山生活的经历和经验，对我大量使用的方言土语，还有不时出现的“尴这个尬”“幽这个默”什么的，觉得有点硌

刘玉堂文集

中篇小说珍藏版

涩。这对我也是个警示，除去人物需要之外，此后在叙述语言上得注意了。故在编选的时候，有许多地方就又删削和梳理了一下。

但我还是会坚守质朴，不故作高深，不矫情兮兮。好的文学语言，应该还是那种最普通的、谁也看得懂的浅白言词，是寻常形态，而不是挑战的架势、慷慨的抒情、艰涩的卖弄和专业的名目。

美国作家考门夫人说：“人们以为上帝最好的礼物一定放在柜子最上边格子里，人们越是抬起头，踮起脚尖，就越能得到最好的礼物。其实上帝最好的礼物放在最下边格子里，人们越是蹲下，越是用谦卑的心情，就越是能得到上帝最好的礼物。”这也印证了我的经验。我此后的心情会更谦卑，姿态会蹲得更低。

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？我个人主观愿望上是想让它书如其人，质朴、大方，同时又不乏情趣与可爱，总之是摆在任何人的书架上都不会让主人脸红和尴尬的书。

这套书的策划和出版者是一些很有见解和想法，并想干点大事情的人，他们欲将这些想法和努力体现在这套书的出版上；还有一些朋友为这套书的出版和发行出了很多好主意，甚至提前预定缴预付款等等，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！

是为序。

2007年3月31日

刘玉堂文集

中篇小说珍藏版

目 录

1	最后一个生产队
41	秋天的错误
79	温暖的冬天
122	温柔之乡
172	本乡本土
222	县城意识
274	小东西 老东西

最后一个生产队

—

1980年秋后，钓鱼台刚开始时兴分田到户的时候，坚持“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，集体的道路地久天长”，硬是顶着不分的有那么十来户。其中有革命老人何永公、劳动模范刘曰庆、公家嫂子李玉芹、摘帽富农王德仁、业余诗人刘玉华、织布匠子刘来顺。这六位各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水平，工作组连续开了他们三晚上的会也没解决问题。开到最后还辩论起来了，辩着辩着就红了脸。革命老人何永公说：“分田到户搞单干？毛主席要是活着，不毁你们这些婊子儿的！咱沂蒙山过去是革命的根据地，今后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据地定了，这点觉悟也没有？”

劳动模范刘曰庆说：“我们钓鱼台可是全省的先进典型嗯！那年咱到北京开劳模会，参观动物园，连狗熊都给咱打敬礼，咱也没骄傲自满过。年轻轻的也不注意个谦虚性儿，什么态度！”

公家嫂子李玉芹说：“当脱产干部几年了？说你呢！五年？五年还不懂唯、唯物主义辩证法啊？一点灵活性也不讲，政策一变你怎么办？耷拉着脑袋写检查啊？写检查也写不出好哲学！俺家老杨当脱产干部二十多年也没跟你们样的！”她说说着说着还哭了：“你这个死鬼啊！你眼一闭腿一蹬死了利索了，这一搞单干，让俺这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啊！”

摘帽富农王德仁说：“咱不是不听各级领导的话，咱寻思好不



县城意识

最后一个生产队

容易堂堂正正地当上社员了，没等稀罕够的，就又搞单干，咱确实是舍不得啊！”

业余诗人刘玉华说：“‘集体劳动好，把爱情来产生’你们懂不懂？一个个的看着跟有点文化似的，其实没啥水平啊！你是哪庄的？”

织布匠子刘来顺就说：“你甭瞪眼，说你没水平就是没水平。这些年一个个的工作组，咱见得多了，没一个好东西！还瞪眼呢，熊样儿！”

……

工作组拿他们没办法，经请示上级同意，就保留了他们一个生产队，他们的地当然也就没分，大队的集体财产也按人头保留了他们应分的一部分。

队长刘玉华为此赋诗一首：社会主义三十年，一夜退到解放前。强制命令一刀切，全然不顾三中全。集体道路是鹏程，谁来动员也不行。团结友爱发扬光，体现个社会主义优越性。

他还有注解呢！他说：“‘三中全’就是三中全会，为了押韵我少说了一个字。后边儿的‘发扬光’也是这个道理，是发扬光大的意思，嗯。”

公家嫂子接着说：“谁还不知道三中全就是三中全会呀！跟积极分子叫积极分，人民日报叫人民日一个意思不是？还‘一手拿着煎饼吃，一手拿着人民日’呢！怎么编的来。”

王德仁说：“社会还是进步了，搁前几年咱要这么不听各级领导的话，那还不打你个现行反啊！”

何永公就说：“他敢！他要打咱个现行反，不毁他这些婊子儿的来！”

大伙儿就哈哈一阵笑。

门外有几个人看热闹，听见屋里的人笑也咧着嘴笑。刘玉华说：“韩富裕同志，进来坐呗，生产队的会又不保密。”

刘玉堂文集

中篇小说珍藏版

韩富裕不好意思地说声“不了”就走了。一边走一边嘟囔：“不来不来嘛，没寻思地又来了。”

别的看热闹的也走了。这个说：“走顺腿儿了这是，人家开会，咱来个什么劲儿！”

那个说：“这个么儿得两方面看，嗯！”

还有的说：“一下子散了伙，有点不习惯不假。”

屋里的刘来顺就说：“这个韩富裕也是邪门儿。过去是有名的红管家，最讲个集体主义，还喜欢开会什么的，可到了关键时候就顶不住了。看着个子不矮竖插着跟个汉子似的，原来也是个假积极分啊！”

王德仁说：“他也是穷怕了，想发家致富呢！”

刘来顺说：“看他能富到哪里去，还‘富裕’呢，富裕个鸡巴毛啊！”

公家嫂子李玉芹嘻嘻地说：“不文明呢，也不注意个团结性儿，‘团结起来力量大，唯物主义辩证法’不是？”

刘曰庆说：“这话对，玉华的诗后边儿一句最要紧，要体现个社会主义优越性。往后那些分了地的人家遇到什么困难，咱该怎么帮还怎么帮，那些烈军属五保户，该怎么照顾还怎么照顾！”

刘来顺说：“大队党支部还能不照顾？”

刘玉华说：“那些人的水平你还不知道？没个觉悟性儿？都当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去了，还照顾呢，照顾他们自己好样儿的。”

刘来顺说：“看来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了，明天干什么呢？”

刘玉华说：“拾掇拾掇地吧？修修西山的地堰，夏天让山洪冲塌了不少。”

二

公家嫂子李玉芹不是钓鱼台人，她是跟着她丈夫杨税务来钓鱼

台落户的。杨税务在公社税务所工作，老家是胶东，因不够农转非的条件，就将她落到钓鱼台了。李玉芹刚来钓鱼台的时候，刘曰庆还当着书记，庄上的人问他：“杨税务怎么把老婆安到咱庄上了，又无亲无故的？”

刘曰庆就说：“当然是咱庄县里有名省里有声啦，咱庄是省里的先进典型不是？杨税务看中咱们庄，主要是咱庄的村风好啊！坐地户外来户一视同仁，宅基地一分不少，自留地照划不误。要体现个社会主义优越性儿嘛，嗯。”

“人家是脱产干部，你还划给人家自留地！”

“他老婆又没农转非，不划给她自留地吃菜你帮她解决？一个月靠他那张巴巴的四五十块钱的工资让人家怎么活啊？人家对革命有贡献呢！还会抓中心工作什么的，民兵训练也能指导。”

“他不就是收个税吗？”

“操，公社一级的干部哪能分工这么细啊，主要是围绕着中心开展工作，什么都抓。”

“他老婆长得倒是不错，也怪年轻，跟他女儿样的，他俩年龄相差不少吧？”

“你管人家年龄相差多少干嘛？杨税务肩膀上有眼儿和小鼻儿什么的，还不该娶个年轻漂亮点的老婆？”

“遇见他俩叫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管杨税务叫大哥管他老婆叫嫂子了！”

“咱爷俩都管她叫嫂子？”

刘曰庆就说：“公家的嫂子哪能跟老百姓一样论哪，叫就是了。”

钓鱼台的男女老少就统统管她叫嫂子。若是在场的还有本庄的嫂子，为了区别起见，你当面叫她公家嫂子她也不嫌。

那个杨税务确实特别能抓中心工作。无论什么样的工作组，诸如学大寨了，抗旱了，计划生育了，打狗了等等，都少不了他。工

作组的工作都是在酒席桌上安排的，喝到一定程度，他就开始安排工作：“打狗很重要，啊，打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。战争年代，你正要采取个夜间行动，狗叫了，你说咋整？现在呢，又有狂犬病，你不打，让它一咬，毁了，神经兮兮的了。一个庄要有那么三十五十的狂犬病人，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呢，屁也建不成！当然喽，抗旱也是很重要的喽！我看你们村的地都干得跟鳖盖子样的了，那还不抓紧抗旱？还打狗呢，分不出个主谓语来！”有时候，正赶上庄里放电影，开演之前他也要拿着话筒啰啰上一会儿。他说：“要坚决把山羊消灭光，一个山羊就是一个吴化文，不杀山羊怎么封山造林？你造的还不够它啃的，那还造个屁啊？当然喽，大积农家肥也是很重要的喽！庄稼一支花，全靠肥当家，你把山羊都杀了，怎么积农家肥？没有肥怎么打粮食？打不出粮食你吃鸡巴毛啊？还看电影呢，不懂个唯物主义辩证法！”

由此你就能想到，公家嫂子为什么也经常说个唯物主义什么的。

杨税务这么三啰啰两啰啰就把中心工作给啰啰走了样儿。本来是要打狗，他啰啰上一会儿就成了抗旱。总之是什么重要什么紧急就先抓什么。时间长了，人们就有了经验：“他前边儿说的是上级的指示，那个‘当然喽’后边儿是他自己的精神，你按‘当然喽’后边儿的精神干没错！”刘曰庆对他很崇拜。说他对农村工作熟悉，工作作风有灵活性，不强制命令，有一定的哲学思想。公社党委却不得意他，说他是酒晕子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八个小时睡着，十六个小时醉着，脑瓜子不清醒，卖矛又卖盾，拿中心工作当儿戏。加之他的本职业务也不怎么样，税收任务完不成，还经常受个小贿什么的。有一次就借着一封人民来信停了他的职，让他在家写检查。

杨税务没多少文化。他能啰啰，但不能写。公家嫂子就请刘玉华去替他写。刘玉华有“初中肄业之文化”（刘玉华语），还会写

诗什么的。她对刘玉华写的那首“集体劳动好，把爱情来产生，个体劳动则不行，不管你多么有水平”的诗特别感兴趣，还不时地背上那么一两句。以这样的文采替杨税务写个小检查那不是小菜一碟吗？刘玉华替杨税务写检查的时候，公家嫂子就在旁边酒肉侍候。他捏着小酒盅说：“还是冬天好啊！外边儿雪花飘着，屋里火炉生着，猪肉白菜豆腐粉儿地那么炖着，小酒盅这么一捏，小错误那么一犯，小检查这么一写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！杨大哥每年要是多犯上它几回就好了。”

杨税务嘿嘿着：“你这个同志，缺乏个严肃性呢！”

公家嫂子就说：“什么思想！不盼着人家进步，还盼着人家犯错误，不懂个唯物主义辩证法。”

钓鱼台有看望犯错误的人的传统，就像别的村有看望病人的风俗一样。那年何永公那个南下的儿子，让人家打成了走资派跑回来了，全庄一户不漏地都提着鸡蛋挂面去看他，送去的东西吃不了，何永公还卖了不少。刘玉华一给杨税务写检查，庄上的人知道他犯错误了，也不问犯的是什么错误，就都提溜着东西去看他，让他“好好吃饭把心放宽，千万不要想不开，要是想不开就会窝囊出病来，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！”

有的就说：“现在的中心工作确实也是不好抓，神仙也得犯错误！”

还有的就愤愤不平：“这么好的一个同志，怎么能随便让人家写检查！是公社书记捣的鬼吧？操，他那个熊样儿！长得跟蒜白子（砸蒜泥用的器具）样的，还让人写检查呢，胀得他不轻！”

就把杨税务两口子安慰得热泪盈眶。

刘曰庆还照常找他请教：“去公社开了个会，要咱割资本主义尾巴呢！”

杨税务说：“资本主义尾巴那得割，这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嘛！”

“两只鸡可以喂，三只鸡不能喂，工作量还怪大哩！”